唐宋八家文讀本

一

E 44
420

清 沈德潛確士編次

唐宋八家文讀本

明治己卯鐫 貯書樓刊

B 23475
0004324273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謭陋少時誦習秖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

鷗外藏書

卷三十
周公論　禮論
莊周論上　上田正言第一書
答韶州張殿臣書　與趙卨書
周禮義序　慈谿縣學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遊褒禪山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傷仲永

孔子論仁或從體言或從用言此對煦煦爲仁立論故云博愛不得議其有用無體

黃老盛於西漢佛始於東漢此參錯言之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韓　愈退之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原道

(提定仁義作主此單刀直入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如)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入手至此見無離仁義而可云道德者)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以上但言老子此時佛未入中國也)周道衰(大)孔子沒(開頭)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次點出佛)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民)孔子者(孔氏設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儒云句足)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上起下)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公與張以建南方縣令)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

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以上同陸行)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

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以上同水行)

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復合)君上于縣我又南踰把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暫別)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馬蒙去(驢也)君云是

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屬虎明年寅月有遷官兆)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惡禱偏可憑據)余出嶺中君竢

州下偕掾江陵(俱徙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泪砂倚石有遻無捨(音嗒)衡陽放酒熊咆虎嗥(此段)

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寫江陵時飲酒遊覽事)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收擢避風(泊舟也)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地名)

鮎怒頰豕狗鬌盤炙酒群奴餘啄」(許角切豕聲)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奉)

以使已相見京師(使入都而已)過願之始分敎東生(東都國子生)君掾雍首(雍爲各郡之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濶死休呑不復宣」(張改刑部員外郎)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以守法故改虔州刺史)

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改澧州)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又改河南令)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以病辭免)

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公辯欲其至京師不往死於家)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

舉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

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鑑衷嗚呼哀哉尚饗

公與張同貶廣南縣令同掾江陵一路山峌水惡旅食虎患縷縷形容而張之負氣嚴正

自見詞句瑰麗與祭郴州李使君相同

祭十二郎文 (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

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

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

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始離)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在董晉幕)汝來省吾止一歲

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離)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在與張建封幕)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

汝又(離)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

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

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

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

Kakke

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恍恍惚惚驚疑無定極哀痛時每有此情)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湘)始十歲吾之子(昶)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慰也)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祭文誄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大頭腦)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故作緩勢跌出令天子高山墜石之勢)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長句法)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提掇)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　洵明允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近日修書每端此二弊）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行文必須有的中要害處此說到隱諱之後）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

Fehler
ausstreichen
ausführlich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鄭艮叶藏書
B 23475
000432431 5

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轉使後人○祖宗有疑不可書之事乃破的中要害處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反對上大不可言）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爲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

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晩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歴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廻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末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 名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

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貴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褻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並長志氣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

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敎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

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擧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昔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

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儒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覇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輙見其快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輙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撿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

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淸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厚葬之非與配享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悲惻足以動人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吾爲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

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鄕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一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恥而所以使民知恥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彌漫六合是爲宇內偉觀○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一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一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現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一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

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一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爲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

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儲同人云離奇夭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

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為入神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必於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時禮相鬬處

何等識力鹿門以為說詩愈支抑亦固矣

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為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為醇儒正在此處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

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襃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概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論未必皆當然讀古人書正須如此搜抉庶無眼光不到之病

六國　權書之一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

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刼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强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刼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高帝　權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刼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自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强臣用周勃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爲証此皆老泉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眞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

有得獄吏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〇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爲持平矣此意須知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也然其設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怪獨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

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脇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淩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從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戇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毋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

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解駁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於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起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

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〇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

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遯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一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强之秦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

一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

一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

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强政濟强勢而宋以弱政敗强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

尙威乃一篇之主此爲弱宋言眞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揔以尙威用刑爲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

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問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憂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

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擧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擧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之將地因遂可不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

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大其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

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〇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任相 衡論之一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鎭此猶宋代之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慨然也

御將　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以不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能搏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幷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肯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淸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

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爲御才大者之証正喩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養才 衡論之一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爲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敎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

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踶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鋩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爲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不呻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

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

也詩亦古茂不靡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糵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糵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决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爲累碁之勢轉丸手良然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
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
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
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與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
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
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
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
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
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尙在則忠淸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
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尙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
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
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
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

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
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人
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
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
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
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
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
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
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敎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
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
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
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
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
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

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召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愼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歛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

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鬭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

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
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
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撿責漏田時
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
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
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
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
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
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
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
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

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
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
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
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更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
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
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
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
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
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
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
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
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
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

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夫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

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

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旣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旣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

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況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必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

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以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

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

答曰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莩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太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

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撿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

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除萬虎狼等語尤令人六月生寒栗也

杭州名還乞郡狀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幷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

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撿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狄山論匈奴和親　邇英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邇英進讀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

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愼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之機决於此矣然君人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也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人聽言之際可不愼哉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名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于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 中謝 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悃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倘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眞倍苦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 中謝 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

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眞至飛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 中謝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前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羇囚得從所便 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郡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全三樂

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昔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官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淸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

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為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一節歷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入銳不可當〇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

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

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扎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　鞏子固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弈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此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324349

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幷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

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官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册而唫誦至於六府

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冐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懼戒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匡劉而又廓而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所不能爲也

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韓愈也○同是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而韓則奇峭曾則溫醇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脉絡關通絕無慵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

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敎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敎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特勝

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不使人覽而易盡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巳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戸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戸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禍必不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巳理天下巳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

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决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自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爲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爲宗旦一人發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以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周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若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

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其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敎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敎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

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敎之以道藝矣不帥敎則待之以屛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聽明而

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

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范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生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

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敎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敎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

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敎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敎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